

张春桥同志

在上海市市政交通系统革命派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

同志们：

很早就想和铁路、码头还有市政交通方面的工人同志在一个比较大的场合见一见面。因为我和姚文元同志在一月初到上海，我们所接触的第一批工人的代表，就是你们今天到会的工人同志们的代表，我们当时首先找的是铁路、港口、发电厂、水厂、煤气公司和邮电局等等，这些单位的同志。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当时码头上的很多同志要我们去上码头，当然我们也去过，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提一个条件的，你们把码头恢复了生产，我们是一定要见面的。那么现在生产早已恢复了，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如何应来参加你们的会，同大家见面，同时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市政、交通的工人同志们，向革命的战友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为什么在一月初我们到上海的时候，首先找你们的代表谈话呢？大家总还记得。在十二月底工人赤卫队里面的一小撮反动的头头们，欺骗了許多工人赤卫队员，他们要想搞三停。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旧上海市委所策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反革命经济主义，这一股黑风，在上海刮得很厉害。我们还没有回到上海以前，在北京每天所接到上海情况，所看到的外国通讯社、帝国主义的通讯社、修正主义的通讯社所发表的消息，都是讲上海的交通断了，铁路停了，码头瘫痪了，他们说上海的码头工人罢工了，因此使得許多許多的外国輪船不能装卸。那时候我们在北京对这种情况非常焦急，党中央、毛主席对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关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决定派我们来，到这里看看情况，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我们一到达，果然看到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铁路几乎全部停了，码头每天的生产装卸量在下降，我们是一月四日到上海，到一月六日每天装卸量降到3万多吨

了，那是不能够再降下去了！后来我们又听到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同志和巴罗库同志，他们也是那个时候到上海的，他们从罗马上飞机的時候飞机场里人对他们说什么？说“你们到上海去干什么，上海那个地方现在啊，工人^都罢工了，^了那个地方啊现在给暴徒控制着”。当然卡博同志、巴罗库同志，是个革命派，他们懂得上海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到上海、到中国，看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的，搞得怎么样了。”我们说，我们到上海所看到的情况，确实很严重。所以我们找上海的工人同志谈话的时候，首先就找了你们的代表。因为我们晓得，同志们！你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所管的事情看起来好象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劳动，我们不过是码头上开开机器，装装卸卸，我们不过是管管自来水或者管一管火车的通行，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很平凡的劳动，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劳动同全国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看，如果把我们的劳动同全世界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看，那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国家的、上海的经济命脉是掌握在同志们手里的，你们所做的不是普通的事情。而且我们上海这个城市究竟能不能活起来或死掉，如果我们铁路停了，码头停了，我们的水厂停止供应^水了，我们的电厂不供应电了，我们的邮电局、交通都停止运转了，那么上海是个什么城市呢，那上海不就变成了一个死的港口了，这个上海就要瘫痪，就要死掉。所以我们同志手里边所操作的、所拿着的是我们上海的命运，而上海的命运是跟祖国的命运联系着的，是和全世界的命运联系着的，所以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十二月底、一月初那种情况，也可以听到，如说卡博同志所带来的那个资产阶级对我们的造谣、污蔑，我们就会更加认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旧市委他们刮经济主义风，就是要从经济上来使得上海处于瘫痪状态，那么这样子，使得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破坏。而我们的上海工人，很快地识破了他们这个阴谋。几乎是我们这个谈话谈得很短，因为那几天我们刚来，需要谈话的非常多，只是简单地交换了意见，我们就说无论如何现在要把交通恢复起来，要

把码头的工作恢复起来，要使得那些外国的轮船能够装卸，使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不能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脸上抹黑，不能够在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抹黑，而我们上海的工人同志们，仅仅是听到我们很短的话，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意见是党中央要我们带来的意见，那么他们马上回去了，而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上海的铁路、交通、码头等等都恢复了，而我们的水电、煤气等等都没有中断。所以说伟大的一月革命，如果讲这个胜利首先是从那里开始的呢？我们说是从你们港口，你们铁路和交通部门开始的，因此在这里我再一次向交通部门的同志向你们在伟大的一月革命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在伟大的一月革命中开始了夺权，当然那个时候同志们和我们还并不完全懂得夺权斗争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还不过是看到铁路停了怎么办，我们革命造反派顶上去了，因为这样的行动，毛主席就立刻发现了，就肯定了我们这个行动，而且认为是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的开始，给了我们很大的评价。那我们现在呢，在一、二月份，到现在二个半月的时间，权大致上夺下来了，市里的权也夺了，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的权也夺了。但还不能说我们的权就是很巩固了，也不能讲我们会用权，很会掌权了。我们的夺权斗争还没有完成，所以没有完成，主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还不是已经做好了，我们的三结合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我们把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得更好。把抓革命抓得更好，那么一定能够使得我们的生产搞更好。而现在呢，我们大联合，我们上海整个工人阶级的大联合、革命派的大联合是有成绩的，总的说搞得不错。但是一个矛盾解决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出现了。我们大联合还不能说没有问题，如说好多组织，一个单位里面有好多个组织，甚至多得不得了。不论那一个单位，你去一查吧，都是有很多组织，好多个战斗队，每个战斗队都要有脱产人员，都要有办公室，那么这样就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原则了，更重要的妨碍革命、妨碍生产。因为每一个战斗队上面都有不同总部，每一个

总部它经常发了不同的指示，这个总部要你今天开一卡车人到另一个单位去砸一个总部，另外一个总部下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去示威游行，这样对我们一个单位里的革命显然是不利的，对生产有妨碍。这个问题我们已谈过很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里也讲了。现在有一些单位开始了大联合，但是有些单位进行得不大顺利，不大顺利一个是思想上的阻力，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这些东西妨碍着我们的联合。总是感觉占一个山头比较好，那么你们要搞山头就搞个大山头么，总搞个小山头，那么一点儿，三、五个人也是一个战斗队，也没有特殊的纲领，又都是造反派，为什么不可以联合在一起呢？为什么不可以工作在一起呢？战斗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呢？但是不，就是想各人搞一个山头，这是思想上的障碍，这种障碍是应该加以克服的，也是能够克服的。今天大会上的好多同志的发言，讲了他们的经验很好，贵州、青岛的经验也很好，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革命和生产才能够大大地促进一步，大联合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生产要想前进，我们的革命要前进就困难了。思想上障碍还有组织上的障碍，好多总部思想不大通。下面要求联合，上面总部不点头，怎么办？我们说，我们和市一级的一些革命组织的同志们商量过，是不是这样子，象青岛那样马上把市一级的总部如果撤销，有些同志现在思想上不一致，那现在暂时不撤销，但是他们各个总部至少应该起这么个作用，不要妨碍下面的大联合，最好能促进下面的大联合。怎么样才能促进呢？那你就下去！也就是下去帮助各个基层单位联合起来，不属于一个总部，那么几个总部当然要合起来。应该采取积极态度，至少采取一个不要破坏，不要妨碍，人家要联合，你就低头。

头

我在这个地方向同志们建议，如果他们不低头怎么办？我说不低头就不理他，我们自己联合。因为我们是革命派，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利益，我们只有革命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占第一位，那我们的组织是为了什么样的组织？我们是为了革命，如果某一种组织形式妨碍了我们的革命了，那我们就应该加以改变，所以这个思想上的障碍和组织上的障碍都应该加以克服，我觉得我们上海在这一方面应该创造出个经验来。上海的一月革命是走在前面的，为什么最近这样的创造就少了一点？那无非是许多思想上的障碍，组织上的障碍。我就希望我们工人同志们抛开这些阻力，凡是妨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凡是不符合毛主席方针的东西，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不利于大联合的，不利于三结合的，我们根本不要管他。我们革命派在与旧市委作斗争时，我们就没有受约束，为什么现在反而受约束呢？还要敢想、敢说、敢闹、敢革命，只有发扬这种精神，才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到底。当然上海的正确指示应该坚决执行，不正确的就应该加以抵制，这样才可能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够把我们已经夺到的权力，更好地掌好权，用好权。我们现在掌握的不是那一个个人的权，如果为名、为利，为个人的名，为个人的利来争权，这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是个人主义思想，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说夺权，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是把资产阶级手里的权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而不是从那一个人手里夺到另外一个人手里。如果是这样的人，资产阶级思想很多，如果他夺权从个人出发来夺权，我看这样的人，夺权呢也能是夺得到手，但你掌权掌不了几天，非要被推翻不可。所以他一当权就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他又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们就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可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么你要当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还不是被打倒。所以我们要看到斗争还在继续，我们夺了权能不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这个问题

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要以为我们夺了权了，这个问题就介决了。我们夺权的过程，用权的过程，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要加强我们的学习，很好地用毛澤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来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不断地来改造自己，如果我们用毛澤东思想武装自己，去掉私心杂念，去掉资产阶级思想，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夺了的权，真正是我们这些人是为了无产阶级来掌权的，是为了我们的阶级，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来掌权的。我们不只是对我们一个单位的阶级兄弟負責，我们要对全国的工人阶级負責，对全世界的革命負責。我们的革命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它是要根本上从思想上、从政治上、从组织上、也从经济上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那我们只要首先用毛澤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改造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是能够掌好权，能够用好权，否则的话，革命还会反复。还会有曲折。而我们相信根据历史的傳統，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驗的，我们是有革命傳統的。特别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驗、鍛炼，毛澤东思想在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头脑里面更深入，我们学习得更好了，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紅旗，高举毛澤东思想伟大紅旗，我们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繼續前进。我们希望上海交通、市政方面的工人同志们，你们在一月革命斗争中是走在前面的，希望你们繼續走在前面。成为学习毛澤东著作的模范，成为抓革命的模范，成为促生产的模范，能够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繼續作出伟大的貢獻。我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表示祝賀，同时祝同志们新的工作中間作出更大的成績。祝你们身体好！祝你们的一家人好！（此講話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革反会〉宣傳组

藥物研究所条件处造反队翻印

上海市七〇二九〈勁松〉革命造反队再翻印

67.3.24